

我不存在，而我又无处不在。

在你刺向别人胸口的刀锋处，在你午夜梦回的惊颤中，在你砸落的少女头颅的牙齿间，
在你坠入地狱之门的一瞬，都有我的微笑。

杀手挽歌

为了保护该保护的人，为了惩治该惩治的人，
我们都做了了不得的事。

徐然
著



NLIC 2970701700

伦理与正义的碰撞，原罪与道德的拷问，生者与死者的较量

起点中文网首席**推理女皇**

让**东野圭吾**惊叹不已的悬念与真相

2011年最具诱惑的推理小说

S H A S H O U W A N G E

杀手挽歌

徐然
著



NLIC 29707017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挽歌 / 徐然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1. 4
ISBN 978-7-201-06967-8

I. ①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5526号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

字数: 200 千字

定 价: 25.00 元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第一章 / 杀人的念头 - 001

原来杀人,也没有什么难的。

他这么想着,心脏的跳动渐渐趋于平静,因为惊恐而颤抖的四肢,也恢复了正常。

这正常来的太过突然,和之前的变动一样,让人猝不及防。

骆非全身的力气,也随之消失殆尽。

第二章 / 第一案发现场 ·· 018

案发地点再往前三十米,是一处洼地,

平时很少有人经过——这显然比案发现场更具隐蔽性。

只有三十米而已,为什么不再多走几步呢?

乔安南显然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。

第三章 / 她一定知道了 - 036

现在也应该是这样,可是总有些不对劲……她的眼神变了,冷淡而又复杂,

好像一夜之间看透了世情,浑身上下多了几分疏离,几分讽刺的意味。

她一定知道了!

第四章 / 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- 053

转眼五分钟就过了,骆非收好电话,刚拉开厕所的门,

就看到乔安南正在盥洗台前洗手……

骆非想再关门已经来不及,乔安南从镜子里看到了他。

第五章 / 每个人的秘密 - 082

骆非讪讪地摸摸下巴,“我当时糊涂了,也不知道怎么说……

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,我真的是不想惹事……”

“你真的糊涂了吗?”乔安南意味深长地看着他,“我倒觉得你很清楚。”

第六章 / 这个人你认识吗? - 112

与此同时,他听到了客厅内交谈的声音,一个是父亲那刻板低沉的声音,

另一个声音他这两天也耳熟能详,是那个爱吃巧克力的警察乔安南。

他立即明白于清华不安的原因了。

那个警察,又来做什么?!

第七章 / 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- 141

一夜无眠的细细计较之后,骆非情绪上平稳了很多,那种绝望的感觉也褪去了,

骆非的心里,又渐渐生出了希望和勇气来。

这种感觉,他并不陌生,也愿意勤快点,让成功能来得更顺理成章。

第八章 / 一切皆有可能 - 162

警笛声也让他方寸大乱。

骆非下车已经来不及了……视野太大,能见度又不高,

根本不知道骆美雪跑到什么地方去了!

他茫然地看着远处,过了好半天才憋出两个字来。

“我操!”

第九章 / 一张杀手的脸 - 183

“这才是你想要的吧？”他的口气介于愤怒和残忍之间。
岳明明扬起嘴角，讥讽地笑了笑，打开一看……是一枚精美的钻石戒指，
一克拉大小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“考虑好了给我电话！”

第十章 / 不祥的信号 - 217

可怕的是，骆非知道，她是正确的。
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不胜娇柔的小女孩，现在的她有很多资源和机会，
可以成人之美，也可以毁人不倦……

第十一章 / 毁灭与重生 - 255

他捏紧了拳头：果然，人家说是无毒不丈夫。
他对她手下留情，她对他便赶尽杀绝了。

尾声 / 第一万种真相 - 277

岳明明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了他许久，还是那句话，“你没有证据。”
乔安南笑了：“我记得陈瑜琳说过，一万个人会说出一万个真相。
只是即便有一万个真相，总有几个不愿意说的人，
所以，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一万个真相……最多九千九百九十九个。
但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总想全部知道。
你就当是我的恶趣味吧。”

尾声的尾声 - 287

E N D



第一章 杀人的念头

巨大的轰鸣声肆虐地经过骆非的耳朵。

有一瞬间他以为先倒下的会是他。

不用去摸也知道自己浑身被汗水濡湿，与之相比，全身奔腾疾走的血液从来没有如此刻一般清晰明确。他几乎可以感受到每一股血流从心脏的最中心出发，一路欢叫着雀跃着奔向四肢百骸，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接着又会以一种更强势的姿态重重地涌回心脏……一把利剑的姿态。

真奇怪。

这样的感觉，不是没有过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大一那年，跟体育系的一个男生打赌憋气。两个盛满水的洗脸盆被端进房间的时候，他的舍友还在劝他，放弃吧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赌气。输赢在这些人眼中是无须猜测的定局，那个踢足球的小子人高马大，健康的肤色因为兴奋而愈发红润，一边摩拳擦掌一边用挑衅的目光俯视着骆非。

那年他刚满十八岁，中等个头，因为“挑食”而显得比同龄人瘦弱很

多。挑食的理由是他奶奶帮他找的，他一向认为自己只是把营养吸收进了脑子里。

赌局是那小子定的…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看谁在水里憋气的时间长而已。然而见证人却是市场营销系和体育系所有的大一新生，当然不止这么多，很多闻讯赶来的师哥师姐也来看热闹。

不需要任何想象力，骆非都能猜到，他们中间输掉的那个人，将会在大学的四年生涯中，被人遗忘掉名字，取而代之的，则是：那个为了个女人打赌憋气输掉的小子。

“输”这个词，在骆非的字典里，从未出现，也绝不会出现。

只有他自己笃定的胜利如预期一般而来，当然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他在医院躺了两天。那个让他想一想都觉得难堪至极的称号自然不属于他了，人们都叫他：憋气把自己差点憋死的小子。

憋死。

就是这个感觉。

骆非重重地喘着气，他强迫自己不能蹲下，不能靠着墙，不能做任何多余的动作。只是像每一个经过剧烈的变动最后死里逃生的幸运儿一样，贪婪地张大嘴，呼吸这得来不易愈发珍贵的空气。

弯腰，喘气，颤抖的手扶上同样颤抖的腿，他知道自己的样子绝不比一条丧家之犬好到哪里去。

可是那又怎么样？

他低头看着地上躺着的那个人。

我没有输，我活下来了。

原来杀人，也没有什么难的。

他这么想着，心脏的跳动渐渐趋于平静，因为惊恐而颤抖的四肢，也恢复了正常。这正常来得太过突然，和之前的变动一样，让人猝不及防。

骆非全身的力气，也随之消失殆尽。

不能停，不能停……

如果现在停下来，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……不，比那更糟糕，他会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重重摔落，在比地狱更悲惨的地方，尸骨无存。

骆非慢慢地闭起眼睛。他并不惧怕那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男人而今却怒目圆睁，因为过多骆非无法猜测的复杂情绪导致面部扭曲从而异常惊悚的脸。没什么好怕的，比这更可怕的日日夜夜他都已经度过了，没道理在最后的完结篇里，上演滑稽的良心未泯抑或是无谓的后怕惊惧。

他现在只要做一件事……冷静。

杀人的想法是一个月前，不，也许是从那天以后，就滋生的。一开始，就好像可乐杯壁上粘着的小气泡，你甚至来不及看它一眼，就转瞬即逝了……

杀人。

侦探小说里的场景还是变态心理的作祟？又或者只是一次情绪失控的反击？

骆非忽然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了兴趣，他从未如此渴望了解自己。然而他的自我寻找之路并不顺利，太多太多的事在干扰他。当然也许这些干扰只是来源于他自身，他不知道。只是确定，在这样一个被没有生命的水泥和钢筋包裹的城市里，他到底没有办法像不问世事的山中老僧一样，看破，参透。

烦躁的情绪扩大气泡的滋生。

然而谁也想不到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，彻底了结这件事，也就是实施杀人计划的，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对话——或者，还有那么几分暧昧。

有什么男人，会不喜欢暧昧呢？尤其，在那个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所谓爱情的玩意被彻底地摒弃之后。

陈瑜琳无疑是个暧昧的好对象。她是他的秘书。年轻有为的上司和妖

媚动人的秘书，如果没有些眉来眼去引人话柄的暧昧，岂不是这个男人的失职，这个女人的失算？

陈瑜琳向来都是会算计的女人。骆非不讨厌有心计的女人，他这个人讲究公平，如果他是个聪明人，没道理喜欢一个笨蛋。哪怕这个笨蛋会让他回忆起许多单纯美好的事，可是他也知道，这个世界想找到一个纯粹的笨蛋比找到一个爱因斯坦还难。

然而陈瑜琳的暧昧，从那件事以后，就带着绝妙的讽刺意味而来——他愿意相信她见利忘义攀高踩低，可是从未想过，他所谓的高度在这女人眼里，也许才刚刚到地平线。

他很庆幸那件事的发生。世事奇妙，始作俑者都有在人群中隐藏自己的天分……现而今，她的暧昧在他眼里，已经成了一出猴戏。

静静地看，浅浅的笑，如此而已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月前的一天傍晚，陈瑜琳和他的对话是从一件公事开始的。

“……曼林斯这边的模特是不能再用了，最近的风言风语太多，很多模特都点名不想再和我们合作……”

“艾可呢？他们不是一直想和我们合作吗？”骆非背对着陈瑜琳，深邃的眼神从大大的落地窗居高临下，俯视着灯火通明的城市。

这是他最喜欢的角度。

“事实上，因为童总的关系，S市的所有模特公司，都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了。”

陈瑜琳说这话的时候，很慢。

他很清楚陈瑜琳的言下之意。不是不愿意和我们合作，是不愿意和他，骆非合作而已。

童安的能力有些出乎他意料，控制整个S市的模特公司吗？仅仅因为他和童安旗下一名模特的几句争吵就全线封杀……

这个结果在他意料之中，当然，他猜测也在陈瑜琳意料之中。

他不愿意去想为什么，更多时候，他在思考怎么办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

陈瑜琳很干脆，“我想，既然已经如此，不如放弃模特公司，从一些模特学校或者其他途径寻找我们要的人。我相信，偌大的S市，这样的女孩儿一定不少。”

模特学校，或者其他途径？

骆非轻笑了一声。他不相信陈瑜琳没有想过这背后的风险。先不说他们只是一间服装公司，根本没有培养专职模特的必要，就单单只是找到一个模特，再从头培养起来，这势必牵扯到一系列的课程、训练。从化妆、形体、仪态，到舞台表现和镜头感，岂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？

为了这桩并不复杂的事情，浪费更多的资源，有这个必要吗？

陈瑜琳当然猜到他会这么想，“我相信只要我们给出更好的条件，还是有模特公司愿意和我们合作，但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势必要投入更多，并且在将来的合作中受制于人。与其这样，不如索性壮士断腕，从头开始。”

这就是陈瑜琳的个性，决绝，干脆，直截了当，有时候直接得让人害怕。

沉没成本吗？

骆非不是没想过要这么做。已经付出的，是无论如何收不回来了，是继续付出以观后效，还是及早收手悬崖勒马？

世界上的很多事，都在一念之间。

壮士断腕，从头开始。

他就在那一刻，忽然下了决心，杀人的决心。

然而，公事毕竟是不同的。他否定了陈瑜琳的提议，假装看不到她的失意，微微一笑，“不早了，回家吧。”

他不是陈瑜琳，他的人生只能靠自己掌握。

做错的事，总要承担，亦或是解决。

逃避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。

骆非看看手表。

从下车到完事，只用了三分钟。

不敢相信，居然只过了三分钟？他定定地看着手表半天，确定它还在工作，才放下心。现在，他要开始工作了。

指纹、毛发和皮屑完全不用担心。他戴着手套和鸭舌帽，又穿着松紧袖口的夹克衫——夹克衫稀松平常，二百块钱的东西，布料里应该不会加什么金丝银线。

其实这样的安排现在看来是多余了，他根本没遇到什么抵抗。一刀插进胸口的位置，有几个手无寸铁的人还会冲上来揪住他打呢？更何况，不止一刀。

当然，为了保险，他还是打着手电，仔细检查了尸体的指甲缝。

没见血，也没见什么异物。

指甲刚刚修剪过，圆白的指肚和厚实的手掌，几乎连这个年纪的男人该有的茧子都遍寻不着。不仅这样，这双手好像刚刚做了保养，满手怪异的馨香。

骆非的脑子微微一转，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再联想到这双手曾经做过的事，他被一种强烈的反胃感包围，忙不迭地松了手。

深吸了一口气，手电的光线转移到下半身。

脚印。

应该也不是问题，这地方穷乡僻壤，荒草干地，想找个完整的脚印比登天还难。再说他现在脚上这双皮鞋在十分钟以后，就会出现在城市的另一端某个奇形怪状的垃圾桶里，也许不等天亮，摇身一变，已经成了一个流浪汉的新鞋。

手电从头至脚，再次对尸体进行了巡视。

没时间也没必要感慨什么，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，身材矮胖，现在侧躺在地上，肚子比头还凸出几分。死前就是脑满肠肥的脸，死后自然不会好看到哪里去。

这样的人，死了又有什么关系？

他在心里嗤笑一声，从夹克衫的内侧口袋里，掏出一叠照片来，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地再次握住死人的手，一一按上指纹……

指纹采集的工作结束以后，他留下最上面的一张照片，其余都塞回口袋。

又拿出打火机，点燃照片，看它一点点燃烧，带着特有的焦臭，最后化做一团乌黑。

形状完好的乌黑，他轻轻一捏，散在尸体的脸上。

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

这桩历时三分钟，不，确切地说，也许只有几十秒的谋杀，却用了骆非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作准备。

他相信天才是百分之一的运气，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。

升学如此，就业如此，杀人亦如此。

跟踪跟他想象中一样困难。骆非的工作时间相对独立，他并不需要请假的手续就可以随意离开公司。然而他的目标，却不能总是配合他的行动。

出租车夜班司机……如果仅仅是这样倒好了。一个星期总有一两天晚上，出租车静静停在那人家楼下。从楼下望上去，三楼四排的暗紫色灯光显得特别幽暗昏涩。

不用猜，他也知道那人在家做什么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会有个拿着油条边走边吃的瘦小子来，拿了钥匙开

了车门，装好放在车里的三百元现金，疾驰而去。

那人不出车，也不把车给别人开，休息的日子会把预备好的钱交给接班司机。

这是有钱还是没钱人呢？

骆非不理这事，对他而言，这个发现只存在一个问题：他一个星期只有七分之四的机会可以利用得到。

看似简单，却是致命的问题。

或者……也许致命的问题。

就是这个也许，让骆非煞费了苦心。

骆非没有回头。

他对这具已经成为尸体的生物，最后的触碰是确认他的死亡。面无表情地起身，关掉手电。

好像一个专业的法医。他的结论是：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。

现在的问题是离开。

荒草干地十五米远就是一条公路。杀人的时候，还可以清晰地听见车辆呼啸而过的声响。他的车是宝蓝色的 POLO，如果这个时候停在这个城乡接合处，显然是不适宜的，尤其在半公里前，就有一个加油站可供路人方便。

骆非不想冒这个险。

他今天下午就把车停在了一公里之外的一个洗浴中心的停车场。

时间还来得及，他开始奔向停车场……

踏上公路的一瞬，他有些犹豫。

是不是要造成抢劫杀人的假象呢？谋杀，劫杀……够警察想一阵的。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维更贴近一个愤怒的形象，愤怒，继而杀人，杀人之后茫然不知所措，抢走车匪里几百块的营业款，假装自己是个劫匪？

先杀人,再抢劫的劫匪?

道理上说不通。唯一的优点,就是搅乱警方的调查方向,拖延调查的时间。

有几秒钟的心动,但是最终,他还是决然地跑了。

骆非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这么做。

他的计划天衣无缝,再做任何事都是多余。

回程的路上出了点小意外。

两辆车追尾,不知为什么,车速又都奇高,导致同时翻车。两车一共四人,全部死亡。

骆非心烦意乱地等了五分钟,终于被通知可以继续前进。路过车祸现场的时候,看到两男两女的尸体被并排安放在路边。

年纪都不大,三十多岁。

他开车的时候有点失神。这是今晚第二次看到尸体。

两男两女,什么样的组合呢?一辆车里两男、一女,另一车里一女?还是两女一男,另外一男?又或者一男一女,平均分配?

他想,刚才杀人的地方,两男同去,一男独归……

这又是什么组合?

他笑笑,这个时候,他还有这样无聊的猜测和想法。

堵车的这五分钟是他没想到的,他最好加快点节奏。

不一会儿,停车。换了鞋,摘下手套。一扬手,旧鞋和不知道会不会染了血的手套,一同飞进路边的垃圾桶里。

到达那人家楼下,是晚上八点三十一分。

他还有二十九分。

从这里到公司只用十分钟的车程,跑步到十二层需要六分三十

秒……有备无患是必须的。

也就是，只有十二分三十秒了。

他压低了帽檐，深吸一口气，一溜小跑，上了三楼。

这里是栋老式住宅楼，一层只有两户。房间很小，走廊逼仄，优点是结实牢固，隔音效果奇佳。

拿出手中的钥匙咔哒一声开了门。

骆非没有开灯，这里他来过几次——虽然都是靠着手电光照亮，然而并不像今天一样急迫。对于家具的摆设非常清楚。

狭长的客厅放着个破旧的沙发，沙发前茶几上乱七八糟堆满了。手电扫了一眼，瓜子皮和泡面杯一类的玩意。

骆非径直去了左边的卧室。门没锁。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床上被褥散乱，隐约有些酸臭之气。

骆非皱了皱眉头，不紧不慢地从外衣口袋里又拿出一双手套，戴好以后慢慢地在床边的大衣柜顶上摸索，不多时，取下个铁皮的糖果盒来。那人藏东西的方法不太高明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值得高明藏法的东西。糖果盒是上了年纪的，斑斑驳驳，隐约可见原来绘着个小猫的图案。盒子里有几张银行卡。骆非查过，最富裕的那张还有存款十块六毛钱；几张老照片，又旧又皱，看上面人的穿着应该是五十年代的产物；一本离婚证，上面的女人叫姜朝英，也是十年前的事儿了；一个户口本，纸质白亮，封皮光鲜，是新换的；还有个房产证，就是这套房子，产权还有三十年到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把不知道开哪儿的锁的钥匙。

骆非把口袋里的照片和信拿出来，小心地放在盒子里，想了想，把这几样挪到了最下层。接着盖好盒子，放回原处。

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看表，还有九分钟。

迄今为止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
敲门声响起来的一瞬，骆非整个人都石化了。

他愣了足有三秒，才慌张地关掉手电。

在漆黑的房间，借着窗外投射进来的月光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——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如果对方敲门只是为了证明房间里没人，接着就会开门进来呢？

骆非知道，有一个人，确实会这么做的。

他的心跳飞快，不得不捂住嘴巴，怕喘气声被门外的人听到。

他飞快地在心里考虑着：如果来人真的有钥匙怎么办？从三楼跳下去是不可能了，相反，更容易打草惊蛇。那么再多杀一个？不行，没有作好准备，手边没有趁手的工具，再说一个房子里一天先后死两个人，警方想不怀疑也难！

事到如今，只好先糊弄一下了。

就在骆非准备去卧室那脏乱不堪的床上蒙头躺着的时候，门外的人喊起来了。

“大叔，开门啊！”

声音很甜美，带着娇嗔和稚嫩。声音的主人，要么是很年轻，要么就是故意咬着舌头装嫩。

也许是哪个邻居家的小孩？

他只要不出声，一会儿这女孩就会离开。

“大叔，开门啦！”门外的人显然有些不耐烦了，撒着娇叫道，“我知道你在里面。”

没见过这么执著的邻居！

骆非愤愤地想，所以她肯定不是什么邻居！

看看表，还有三分钟。

最多三分钟，他必须坐上车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！

深呼吸，唯有等待。